

固原北魏墓漆棺画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固原北魏墓漆棺画

宁夏固原博物馆

宁夏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 夏 翥
装帧设计 李铁良
责任编辑 郭光华

固原北魏墓漆棺画 宁夏固原博物馆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125 字数: 25千 插页: 18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ISBN 7—227—00238—1/J·13 定价: 8.00元

序 言

金 维 诺

1981年8月在宁夏参加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期间,承文化厅热情安排,有机会到固原参观考察,在须弥山石窟,看到了从北魏到唐代的精美造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北周时期的大型窟室,这对于了解固原地区在北朝的历史地位,以及石窟寺的流变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在固原博物馆,也看到一些北朝石刻造像。使我们相信:固原是华夏诸民族生息繁衍、聚集交融的地区,在东西交流上又是北方的枢纽。遗存的丰富历史文物,对探讨我国多民族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有这段机缘,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系得以应邀参加了固原地区文物调查的协作工作。几年来,我们共同进行了须弥山石窟的测绘考察、北周李贤墓壁画的摹绘、固原北魏漆棺彩画的辨释摹绘,以及其他北朝墓室壁画、模型等的复制工作。

固原北魏漆棺的发现,是近年美术考古方面的重大事件,它为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具有代表性的北朝绘画史料。

中国是最早发明和创作漆器的国家,在6000年前的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就发现有漆器;殷墟发现的“花土”,就是漆器木胎腐朽后遗留下来的漆雕印痕。从花土上的精丽生动的虎纹,可以看出当时漆画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战国漆器有丰富的遗存,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漆瑟则是其中的瑰宝。漆

瑟上的图画是琦玮诡谲的神话故事，优美的造型与神秘莫测的内容，是据以想像楚先王庙壁画艺术的实物；长沙马王堆汉墓漆棺上的彩画，绚丽完好，是探索汉代装饰艺术的珍品；大同司马金龙墓的漆画屏风，以其描绘的列女图，印证了传世《列女图》长卷的时代可靠性，并且对于了解民间画工与著名画家之间的联系、了解南北朝文化艺术上的交流， also 具有重要意义。

固原北魏漆棺彩画则进一步提供了了解北朝绘画艺术的重要实物。在边远的西北地区发现了和中原同样精美的漆画作品，这不仅说明在漆器工艺和绘画技艺上，边远的民族地区与中原汉族地区，具有差不多相同的水平，而且漆棺彩画在表现形式与题材内容上都出现了新的因素，展示了传统样式与外来样式结合、儒家题材与佛教题材交融的新面貌。漆棺彩画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这些因素，与同一地区出土的波斯银币、波斯鎏金银壶、玻璃碗等文物，都呈现了当地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

漆画孝子故事连续性的情节，被表现在独立的数幅画面上，同一人物多次出现，而形象、故事交待清楚，是早期出现的连环画中的精品。汉族的传统故事，以鲜卑装束的人物来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映当时地区风土人情的作用。因此这些历史故事画与漆棺上主人的生活图像，不仅具有艺术上的价值，也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为我们了解这一地区古代社会生活，提供了形象的史料。

漆棺彩画在出土时残存的上百片碎块的基础上，清理、拼合、摹绘，基本上恢复了整体面貌，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工程，固原博物馆和所有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为我国文物整理、保护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是值得赞许的。

漆棺彩画的修复工作，仍然是一个艰巨的工程，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这

一工作进行得科学、及时,将能使这一北朝绘画瑰宝,得以延长其艺术生命,永久为人民展现出光辉。

对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文化厅对文物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对当地文物考古工作者所作出的成绩,我们深表敬意。也特别感谢当地领导给与我们教学实习的指导与帮助,使我们有可能在协作中,作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并从中得到教益。

目 录

序言

固原北魏墓漆棺画（文字说明）

一、漆画棺墓的发现和清理·····	1
二、棺板漆画·····	8
三、漆画棺墓的时代和族属·····	14
四、漆画的艺术特征·····	16
五、髹漆工艺的特点·····	18
英文提要·····	20

漆棺画线描图

墓葬器物图版

漆棺画摹本、原件

后记

固原北魏墓漆棺画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固原，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西北重镇。近年来，在考古工作方面有许多重要发现，其中北朝美术考古实物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固原，北朝时期称原州。据《魏书·地形志》载：太延二年(公元436年)，北魏于此置高平镇，正光五年(公元534年)改为原州，治高平(今固原城)，是北方著名的军镇之一，也是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当时鲜卑、柔然、高车等少数民族聚集在这里，至今还留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物。在众多的考古发现中北魏墓葬漆棺画尤其引人注目，是近年来北朝画迹重大发现之一，在同期绘画作品中显示的艺术成就也是高水平的。

一、漆画棺墓的发现和清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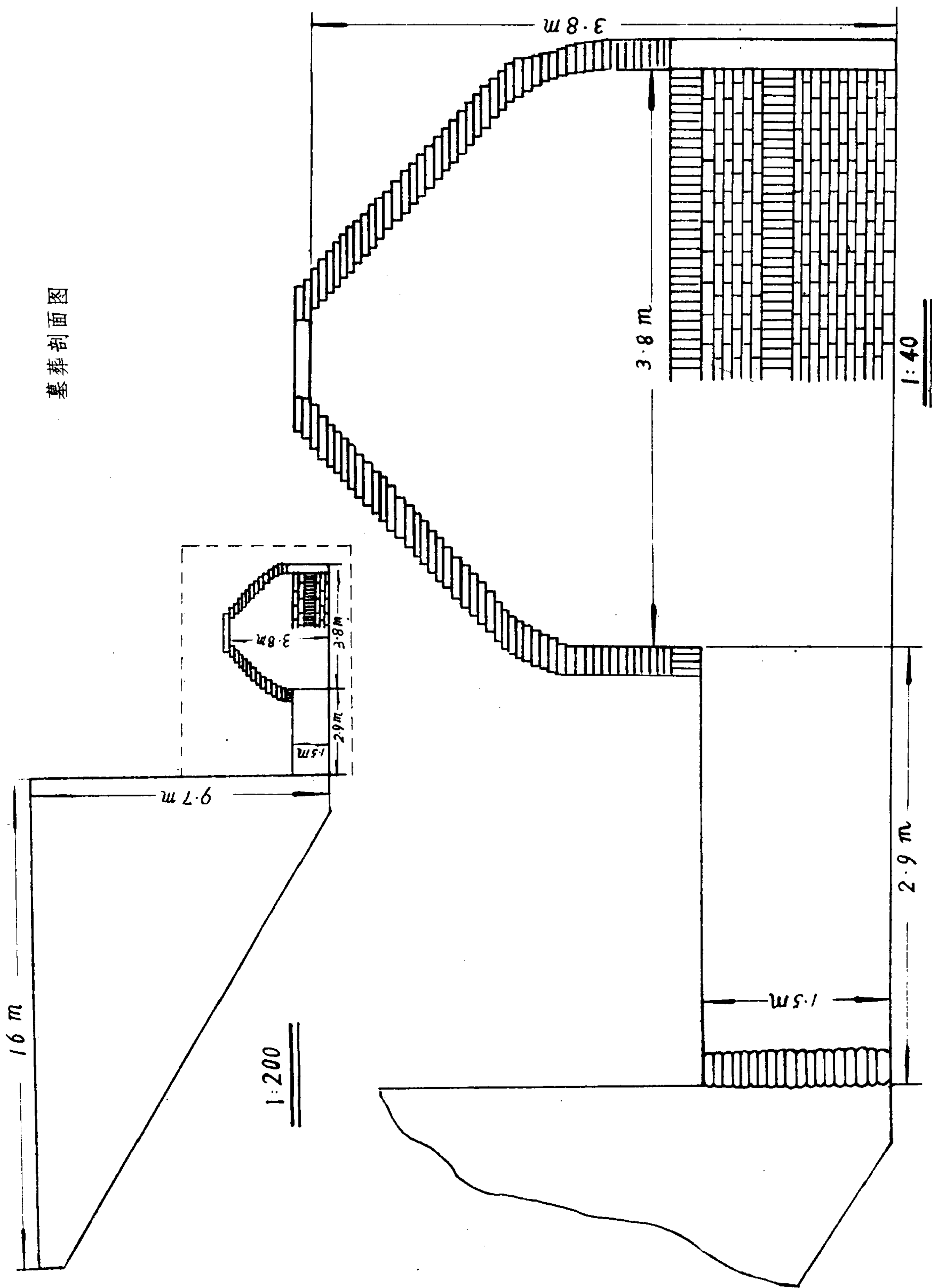
1973年夏，铁路勘测部门在距固原城约2.5公里的西郊雷祖庙村附近，进行地质钻探时发现一座古墓。1981年，由于位于古墓上侧的水渠拓宽，工程危及此墓。是年冬，固原文物工作站经上级批准进行了抢救清理工作。

墓葬位于固原城外东岳山麓脚下，清水河东岸。其北2.5公里处是著名的战国秦长城，清水河即北朝时期著名的高平川水。墓葬地处一个缓坡地带，其前数百米有一条现代公路穿过。

(一) 墓葬形制

该墓由封土(早年被挖平)、墓道、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墓道长16米，上宽1.5米，下宽1.2米，西端入口处距地表约0.8米。墓室距地表深9.7米。甬道长2.9米，高1.45米，宽1.06米，用条砖砌筑。券顶略有塌陷，部分砖侧有水波纹样。墓门用残砖封砌。墓室呈正方形，3.8×3.8米，顶高3.9米，叠涩穹隆顶，此墓为夫妇合葬墓，虽未被盗，但由于铁路勘测部门钻探时大量灌水，致使棺木散毁，随葬品位置亦有变动，两副棺具胎木均朽腐塌毁。木棺头南足北置放，男性居左，女性居右。女性棺木无髹漆，只有散置的鎏金铜环及环座。男主人棺具为漆棺，其上绘有精美的漆画，漆皮已脱落混杂在一起。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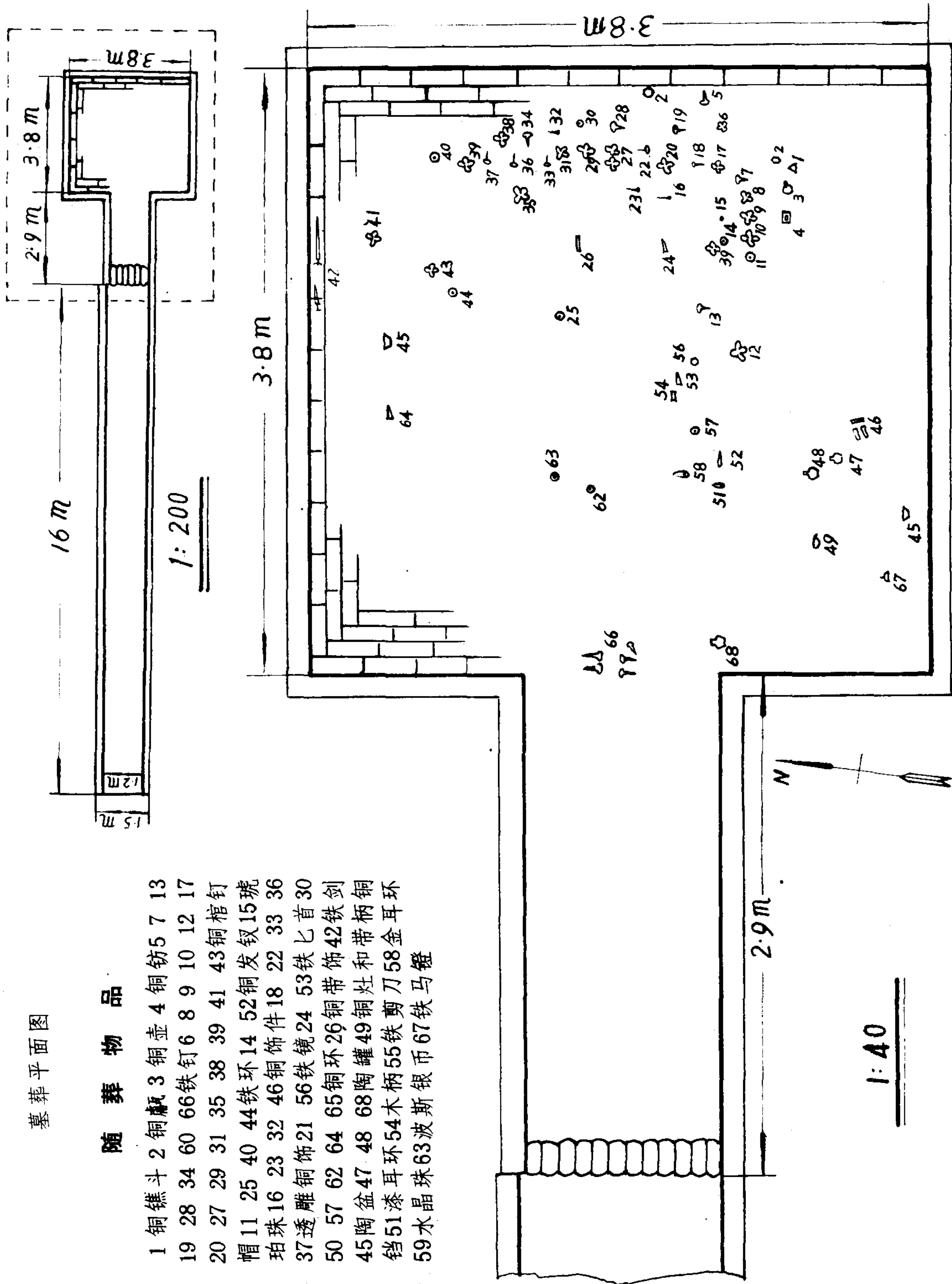
墓葬剖面图



墓葬平面图

随葬物品

- 1 铜镬斗 2 铜甗 3 铜壶 4 铜钁 5 7 13
- 19 28 34 60 66 铁钉 6 8 9 10 12 17
- 20 27 29 31 35 38 39 41 43 铜棺钉
- 帽 11 25 40 44 铁环 14 52 铜发钗 15 琥
- 珀珠 16 23 32 46 铜饰件 18 22 33 36
- 37 透雕铜饰 21 56 铁镜 24 53 铁匕首 30
- 50 57 62 64 65 铜环 26 铜带饰 42 铁剑
- 45 陶盆 47 48 68 陶罐 49 铜灶和带柄铜
- 铛 51 漆耳环 54 木柄 55 铁剪刀 58 金耳环
- 59 水晶珠 63 波斯银币 67 铁马镫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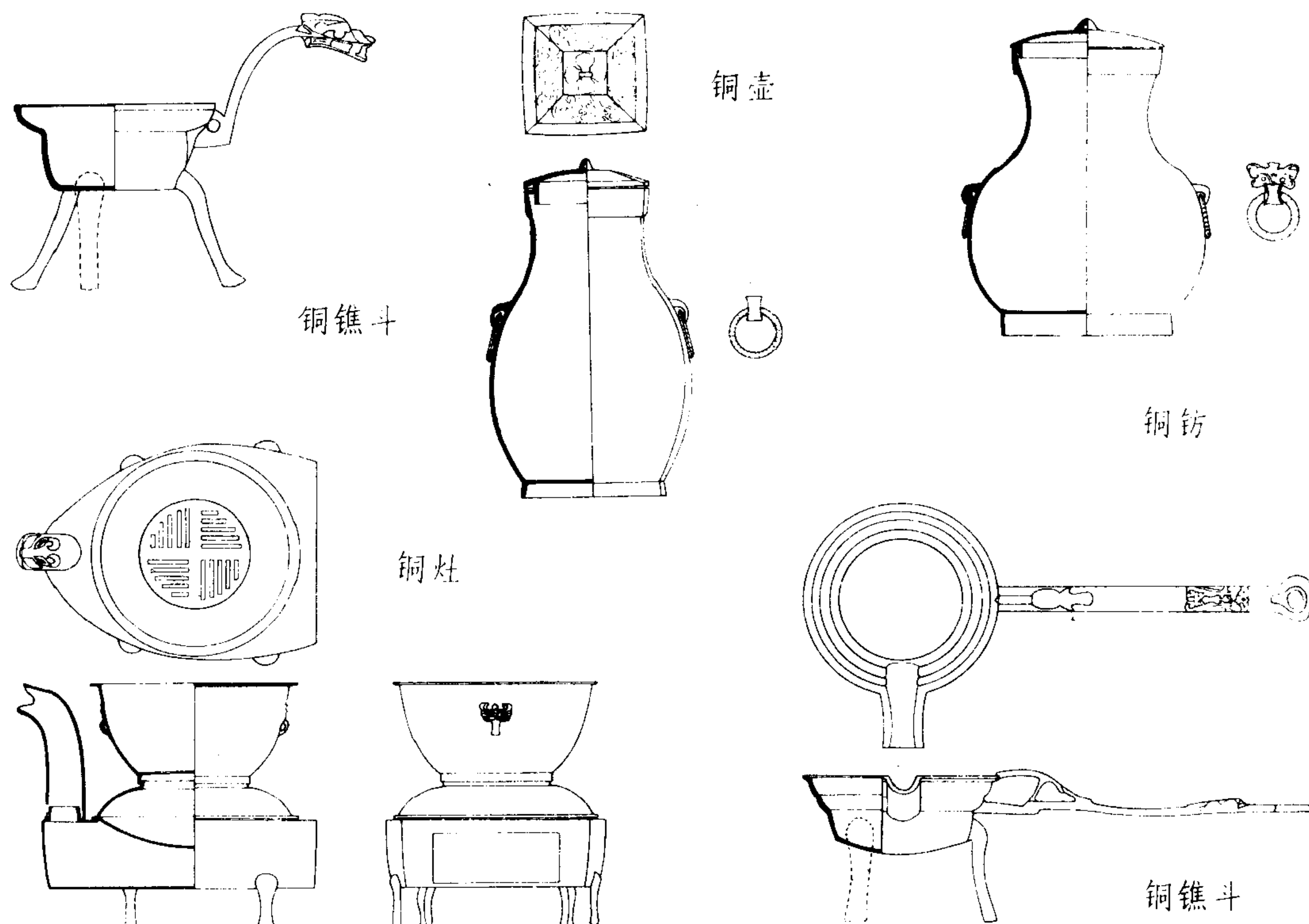
过现场仔细观察，可看出漆棺形制为上宽下窄。前挡、棺盖、侧板的漆画部分留存，足挡部分则被钻机打掉。由于侧板漆皮混合在一起，因此清理时已难分清左右。墓主骨架均已腐朽呈黄色粉末状。男女主人发髻尚存。其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南偏西 5° ，随葬品大都集中在墓主人身边。

（二）随葬器物

铜 器

铜铎斗：2件，1件侈口宽沿，圆底，三兽蹄形足有一龙手把柄，口径18.2厘米，高24厘米。另一件侈口窄沿、带流、束颈、鼓腹、平底、三兽蹄形足，长柄上有一纽，柄端作环状。器底有较厚的烟炱，可能系实用器。口径14.5厘米，腹深5.2厘米，柄长24厘米，高10.6厘米。

铜灶：1套，上附釜和甑。灶为龟形，斜伸的龟颈和张嘴的龟首做为烟囱，龟身做灶身。灶上置釜，釜直沿束口，圆鼓腹，套于灶内，恰似龟背。釜上为甑，甑窄平沿口，上腹两侧有对称的兽面纹铺首衔环，下腹内收，有算、圈足。整个器物构思精巧，造型



别致，通长20厘米，高17.3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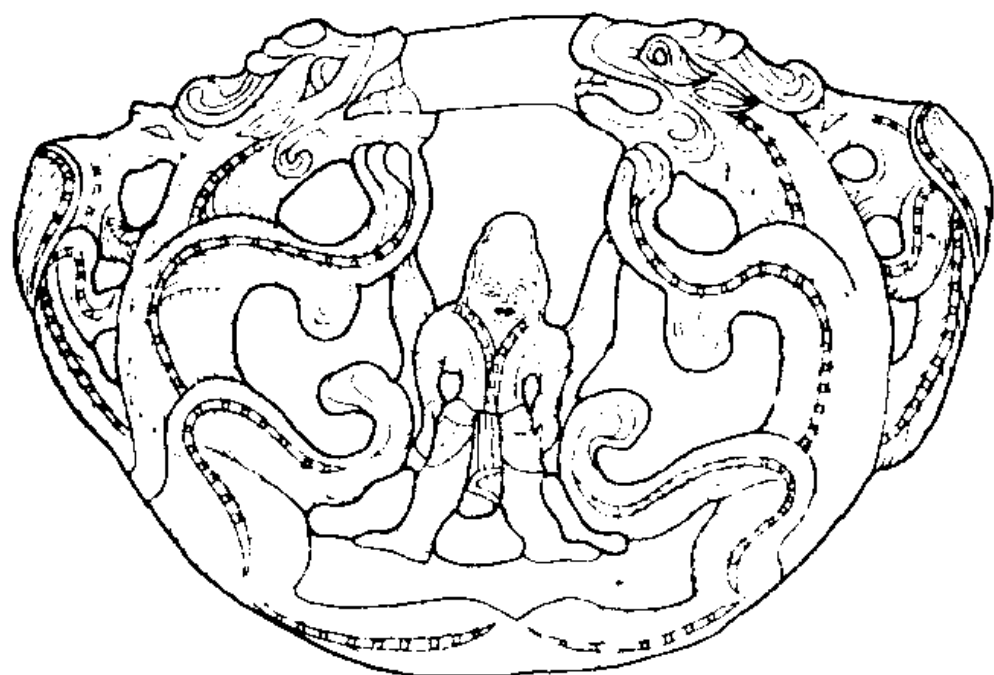
铜钏：1件，素面，肩部两侧有对称的桥形纽，纽旁有一椭圆形孔，盖四边斜杀，上有对称的花纹图案。钏口边长5.5厘米，底长6厘米、高16.5厘米。

铜壶：1件，侈口、束颈、鼓腹、圈足、圆盖，盖顶有一桥形纽，腹部两侧有兽面纹衔环铺首，口径6.5厘米，底径7.9厘米，高15.5厘米。

透雕铜饰：3件，形制完全相同，由双龙构成一椭圆形，龙首为一圆柱相连，龙尾交错连接，两龙张口吐舌，龙角卷曲，怒目圆睁，背上各立一凤，中间有一站立的人物（或为羽人）作高髻，面部丰满，两腿分立，两臂交触腰际，肩臂间有天衣缠绕，显得威武有力，似为一佛教中的形象，最大径11厘米，最小径7.5厘米。

透雕铜铺首：2件，形制相同，整体呈方形，下方为一大眼圆睁、三角高鼻、双角上翘的兽面，其上部有两条对称交错的双龙，形象错综复杂。龙吻处为一佛（或为羽人）形象，脚角踩于龙尾，双手叉腰而立，长11.2厘米，宽10.5厘米，其边有类似于卷草叶纹样的边饰。透雕牌饰、铺首均置于漆棺侧板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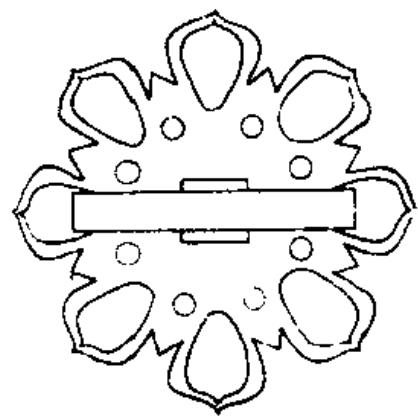
铜棺钉帽：20件，分为二式。Ⅰ式11件，中间凸起呈半球形，上雕双龙飞舞，直径



透雕铜铺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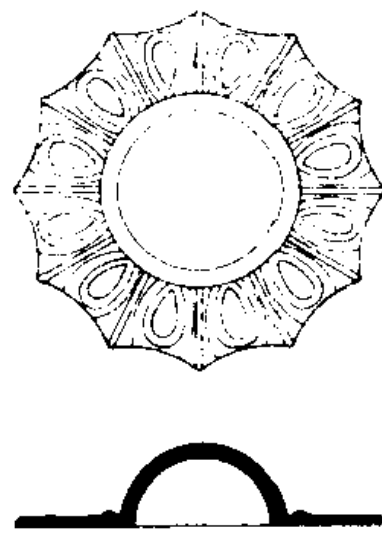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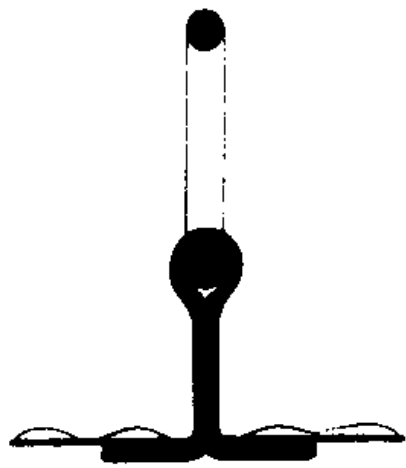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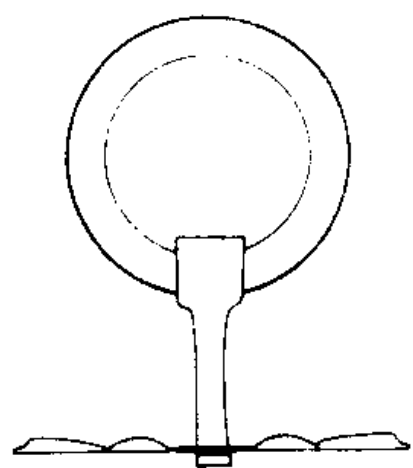
透雕铜饰



铜棺环

Ⅰ式铜棺钉帽

Ⅱ式铜棺钉帽



4.8厘米。Ⅰ式9件，边缘一周为莲瓣形，中间凸起呈半球状，上雕一小龙，直径4.2厘米。

铜棺环：5件，形制一致。表面鎏金，附有八瓣莲花环座，由扁长的铜片相套连。环座上有八个圆孔。铜环内径6.4厘米，环座直径14厘米。

铜带饰：5件均为铜质，可能分别属于腰带及马扣具，其上留有一段残革。形制均与北朝流行扣具无异。带扣后部设轴，轴上装有活动扣针，皮革上穿孔，较为精制。

铜顶针：1枚，置于女棺旁，直径1.8厘米，高0.8厘米。

铜发笄：2件。均为锥形，一件一端扁圆形有穿孔，最大孔径0.6厘米，长13厘米。另一件较细长，最大径0.3厘米，长12厘米。两件发笄分别插在男女墓主人的发髻上。

铁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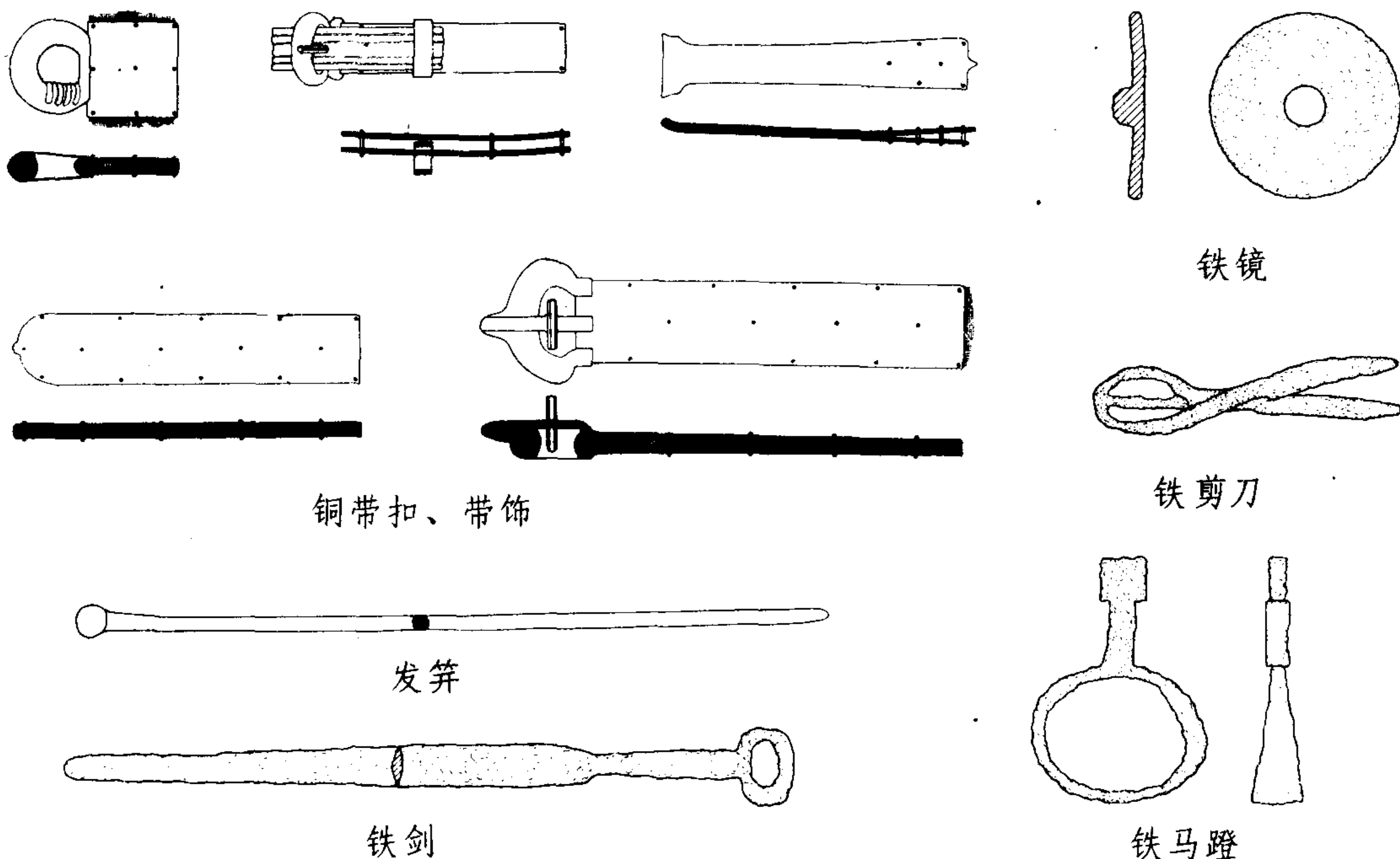
铁剑：1件，锈蚀严重。剑身呈长叶形状，双刃平直。茎略窄，剖面作菱形。环首无格，身长53厘米，刃最宽处4.4厘米，柄长21.5厘米。

铁刀：1件，锈蚀严重，残长26厘米。

铁剪刀：1件，交股，长27厘米。

铁镜：2面，圆纽，因锈蚀严重，花纹及铭文均不清，直径分别为14.5厘米和15厘米。

铁马蹬：1副，由椭圆形环和短直柄衔接而成，柄端为长方形，上有长方形孔，踏板处较薄，似为实用物，通高18.7厘米。



铁环：3件，形制相同，直径为6.5厘米。

陶器

陶盆：1件，素面灰陶、侈口、直斜壁、小平底，口径32.5厘米，底径14.8厘米，高10.7厘米。

陶罐：3件，形制相同，大小各异。均为素面灰陶、侈口、束颈、鼓腹、小平底。其中一腹部有一道弦纹。其一高17.2厘米，口径12厘米，底径5.6厘米。其二高15.2厘米，口径10.4厘米，底径8厘米。其三高11.7厘米，口径8.7厘米，底径6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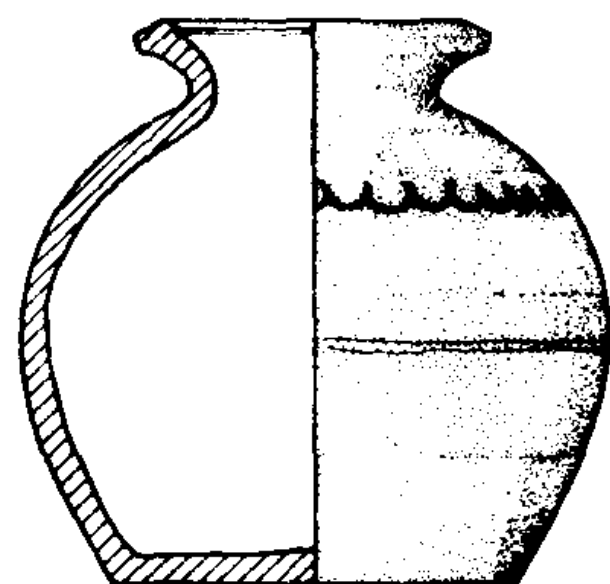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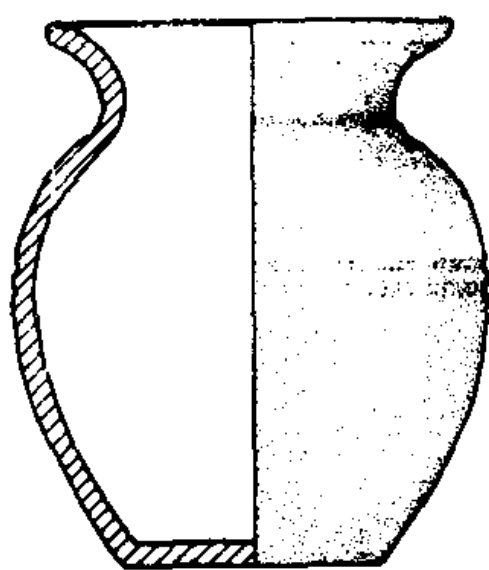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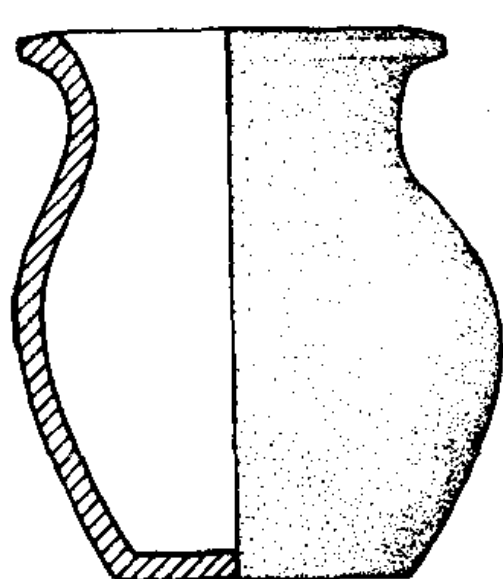
金银器、钱币及珠饰

银耳杯：1件，残，两头稍高，中部略低，呈舟形，两侧有耳，杯身平面呈椭圆状，边缘为一周12个近方形而凸起的联珠，中部内凹。耳杯残长10厘米，高5.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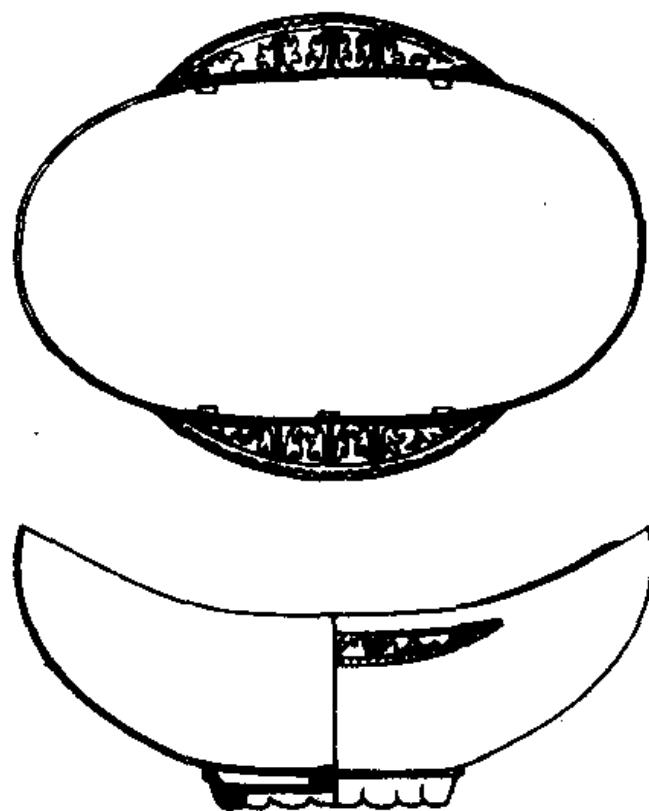
波斯银币：1枚，外轮不甚规则，正面为一萨珊王卑路斯侧面头像，背面中部为祭坛，旁立二祭司，铭文已模糊不清，外框有一圈联珠纹，直径为2.7厘米，重3.5克。

金耳环：2枚，椭圆环状，最大径1.8厘米，单件重7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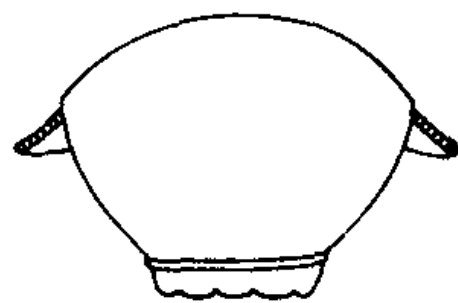
琥珀珠：1枚，半透明，圆饼状，横竖各有一穿孔，直径2.7厘米，厚0.9厘米，重8.99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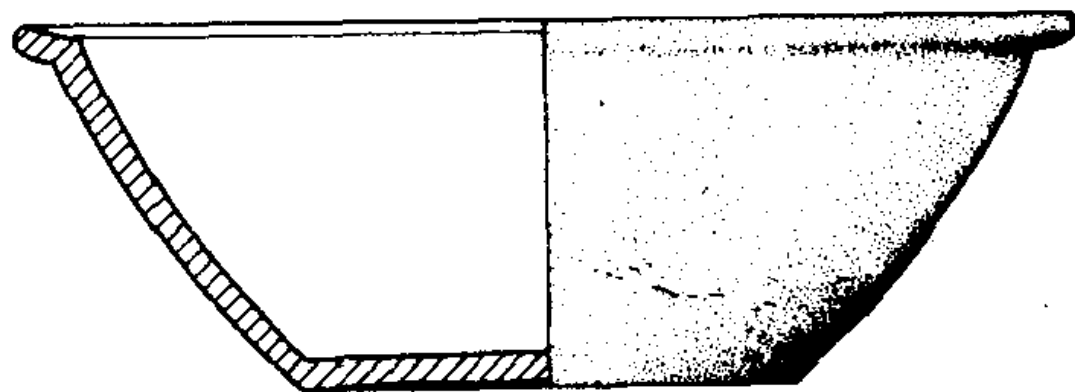
陶罐



银耳杯



陶盆



水晶珠：2枚，为多棱角不规则透明体，对穿小孔，最大径分别为0.9厘米，1.4厘米。

珍珠：3枚，圆形有孔，直径0.6—0.8厘米不等。

其它尚有

木锥把：1个，顶端椭圆球状，残长7.5厘米。

木柄：1个，由雕刻的6个连体木珠和一短圆木组成，这可能是麈尾木柄残断，残长11厘米。

面饼：1块，圆形，置放在铜灶的甑内，直径1.5厘米，厚0.5厘米

二、棺板漆画

男性墓主人的漆棺上留有精美的漆画，但由于漆棺木胎完全腐朽，漆皮也脱落破碎，发掘时清理出大小不等的残片百余块，漆画的全貌已难完全了解。经过先后参加过临摹同志的精心工作：除漆棺后挡由于被钻机打穿而完全残毁外，棺盖、前挡及左右侧板部分漆画大致可以复原。

复原后的漆棺形制，为前高宽，后窄低。棺盖为两面坡式、交角约140度。前端为圭形，平面展开最宽处为105厘米，下方向尾部逐渐收缩，中部约87厘米。画面保存完好的占三分之二以上。尾部残，残长近180厘米，是全部漆画中保存面积最大、最完整的部分。由棺盖垂缘花纹可知，棺盖厚度为8厘米左右，前挡漆画残高51厘米残宽67厘米。由于两边残破过甚，不能看出是否有从上至下逐渐收缩的现象。侧板部分残缺严重，出土时左右即混在一起，复原时按画中故事情节及发展顺序拼对确认。右侧残高27厘米，残长195厘米，左侧残高61厘米，残长175厘米，后挡被钻机打毁已荡然无存。现将漆画内容分述如下：

（一）棺盖漆画

棺盖如前所述呈圭形。棺盖边缘饰忍冬纹饰带，宽约7.5厘米，其间通过忍冬纹的变化，加饰飞鸟。正中上方左右有两座悬垂帷幔的房屋，均为单层庑殿顶，鸱尾翘起。二层阑额间有一斗三升和人字斗拱，红线勾勒，柱呈黄色。其上均有帷幔下垂。左边屋内榻上坐一中年男子盘腿袖手，头戴黑色高冠，角巾披肩，身着红色长袍，左右各有一无冠女侍立，右边屋内为一中年女子，面目清秀，屋内设置、人物服饰及姿态同前，只是右边侍从已残毁无存。右屋之外左右还各立一著高冠，长衣袖手侍从。左屋左侧有黄底墨字榜题“东王父”三字。右屋左侧上方也有一黄底榜题已残缺，屋顶正中各有一正面

的金翅鸟，昂首张翅作欲飞状，左右两角也画有两侧身站立的鸟。左屋宇的上方，左侧画红色太阳，中有一三足鸟，右侧画一白色月亮，月亮中也有墨线图形，但已漫漶不清。棺盖正中自顶端而下有一条绘水涡纹的金色长河，呈波状直通尾部，长河中点缀有翱翔的白鹤、戏游的鱼、鸭，象征着天河。屋宇之下，天河两侧，满布缠枝圈草纹图案，在近似菱形的图案中分别画有异鸟、异兽及虎等，在这之间还有三个束发张翼、人面鸟身的仙人。

另有卷草纹图案花边，宽7.5厘米，残长约135厘米，应是棺盖垂沿装饰。

西汉以来墓葬中出土的帛画、壁画上的主要人物大多是墓主人形象，如西汉马王堆一号墓、洛阳卜千秋壁画墓、朝鲜东晋时期冬寿墓、辽宁北燕冯素弗墓及集安洞沟北朝壁画墓等皆为墓主人画像。以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来表现墓主人形象也是可能的。这种屋宇中正面端坐的男女人物画像常是墓主人画像，如朝鲜发现的永和十三年（357）的冬寿墓、朝鲜龙井里双楹冢等墓主人夫妇壁画，形象与固原漆棺盖表现形式接近。“西王母”与“东王公（父）”等原是神话人物，并无特殊联系，至汉魏以来，则演变成一对夫妇。陕西刘家沟东汉墓将“东王公”、“西王母”置于同一画面，显然视为夫妻关系^①。漆画中有“东王父”等榜题的男女，很可能也是寓意为墓主人夫妇。屋顶之上的鸟很象同期云冈石窟中一些龕楣上出现的迦楼罗。但漆画中的鸟形，也可能受汉代风鸟装饰的影响。日月的出现象征天国，《淮南子·精神训》称：“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高诱注：“踆，犹蹲也。谓三足鸟。”以往所见的绘画如马王堆一号墓帛画、临沂金雀山九号墓帛画以及众多的画像砖中，三足鸟多伫立，而漆画中的三足鸟则二翘大张作飞翔状，有如汉画像中的朱雀。月亮中也曾勾墨线，因白色脱落而无法辨识，但从残存线条来看，形象非只一种。马王堆及金雀山帛画月亮之中，均是蟾蜍——玉兔及云纹，漆画可能也相类似。天河又称天河水。《抱朴子》称：“天河从北极分为两头至于南极，其一经南中过，其一经井中过。河者，天之水也，随天而转入地下过。”棺盖中经日月间穿行而直抵棺尾的天河，象征天上与地下的沟通，与墓主人飞升有关。将天河安排在棺盖正中折线上，避免了在转折处细致描绘图案的困难，设思巧妙而构图别致。漆画中大面积的缠枝纹与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漆屏风边饰图案表现方法相近。中间的人面鸟身形象应是仙人。集安洞沟北朝墓中也画一个大型的人头鸟身像。《山海经·中山经》称：仙人“其神状皆鸟身人面。”《楚辞·远游》：“仍羽于丹上兮，留不死之旧兮。”王逸注：“或曰，人得道，身生羽毛也。”洪兴祖补注：“羽人飞仙也。”王充《论衡》的一些篇章中，均称仙人有羽翼，“千岁不死”，“终以飞升”。漆画中出现的这类仙人，正表现了统治者“生时长生，死后升仙”的神仙思想。东王父、三足鸟、仙人及大量奇禽异兽是汉代壁画、画像砖石中普遍的题材，这里与金色的天河配合起来，完美的烘托出祭奠墓主人亡灵的画面。

（二）棺前挡漆画

漆棺前挡的画面是墓主人生前生活图。正中一建筑作单层庑殿式，瓦作蓝色，阑额间为一斗三升式和人字形斗拱，屋内长方形榻上屈膝斜坐一中年男子，其背后，为一网状物。头戴高冠，身着窄袖圆领长袍，窄口裤，腰束带，足蹬尖头乌靴，是鲜卑民族的装束。右手执耳杯小指翘起，左手握麈尾。手执麈尾的画面常见于同期绘画中，但身穿鲜卑服装而持麈尾者则少见，墓主人显示出一种高雅的贵族身份。侍者形象较小，右边仆从头戴黑高冠，巾角披于肩上，上身着交领宽袖大衣，下身穿宽腿裤，足着乌靴，一手执耳杯，一手下垂，站立于旁。另一似女性，一长颈壶状器置于身旁。右边两侍，一大一小，头部均残，也交手而立，不同的是腰束带、束腿。其下两侧各一忍冬图案。画面下方中部右下有一人物形象，束发无冠，后有头光，硕耳戴环，裸胸佩饰璆珞，颈着项圈，手臂着钏，长眉大眼，嘴部有胡须，涂粉面，侧身斜立，天衣绕臂而下，弓臂于耳际。另一侧也有一人物，姿态相似，而形体较小，身姿娴静而寓有动感，较少的衣纹也处理得简洁明快，使人觉得纤美流畅。两人之间，有一双线的金色边框，呈长方形而向内凹入，中间部分已毁，结合漆棺两侧的直棂窗来分析，很可能是门。葬具之上作门、窗早有先例，而在唐代舍利棺上较多。木棺上设门窗可举出时代较晚的江苏宝应县出土的南唐木棺。与固原漆棺情况相似的还有山西长治发现的唐代舍利石棺，前挡正中央是门，门扉上不但有门环而且可以看出门钉；门的两侧对立着侍女，双手捧食物恭立^②，皆为同一类型。

汉代以来绘画中的侍者与主人的形象往往有大小的区别，在漆棺画中更明显。人物虽有大小之别，但基本还是以写实为主。人物的精神面貌表现得自然得体。墓主人呈这种姿态，在国内同期绘画中少见，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侍者的服饰则与麦积山石窟78窟壁画供养人服装一致^③。在北魏葬具上出现有背光人物画像还是首次发现。其形象与云冈、龙门及敦煌等甘肃诸石窟中的同期菩萨形象有别，而和新疆地区发现的有相似之处。可以看出阳关以内的某些地区绘画还受着西亚佛教艺术的强烈影响，它的出现为我国佛教美术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增添了生动的一页，佛教人物形象出现在生活图中是与佛教艺术进入现实生活有直接关系，出现于葬具之上则只此一例。图中出现的长颈瓶，具有浓郁的西方色彩。

（三）棺侧板漆画

漆棺两侧的漆画可分为上中下三栏。上栏是孝子故事画，中栏是装饰性图案及直棂